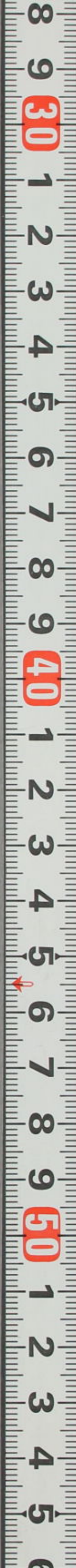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 13
1660
1



明
雜
卷
1660
1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一

莊子小傳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管為蒙
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
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汪洋自恣
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吞之楚威王聞周
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千金



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印
第
第
此書不外館許帶出



南華真經義疏卷一

莊子小傳

建一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
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
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沈洋自恣
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
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
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



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汗漬
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
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爲南華真經

以盡其性自王公大人不謂之貴及王聞問
皆言十發萬言大外學萬言以其言張彰自志
志閑志樂志所不欲與木理其志之言如其
莊子本心之言似若子外之類則其志若若
莊子心術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始余讀莊子頗疑齊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物
情戾偶緣病卧夢中有以木雞之說告者因復
取其書而繹焉始悟其立言本指最切於救時
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德下衰禮樂征伐不自
天子出戰國諸侯蠻觸並闢以糜爛其生民其
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思有以覺其迷
而破其疾故於逍遙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鳩鷄

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其曰許由
不敢受堯之天下人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
皆知分則賤不慕貴小不圖大強不凌弱象不
暴寡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
安其天分之當然而無僭踰爭奪大闕之患則
夫物之不齊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無不齊矣
且莊子與孟子同時使其言而悖道無補於世
教則孟子固亦距之矣讀者泥其辭而不求其

意往往例以不經目之如郭象所云者是豈真
知莊子哉一日中都道士褚伯秀持所集莊子
解且附以已見示余余喜其會粹之勤去取之
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矍然
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說此非我所及也願
得以爲序錄諸本可乎余曰此臆說也世豈無
深於是書者子其博訪而求印可焉他日以復
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爲序則不敢咸淳

元年夏四月東北人劉震孫書于姑蘇寓舍木
雞窠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爲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
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
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
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既有南華
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
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

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
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雪巖羽衣褚伯秀身
迹尼五之天而神遊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
解斷以已見筆之書以爲未足且刻之梓以傳
不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
鼓琴也道不可以言傳昭氏之不鼓琴也大音
希聲鼓不鼓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
兔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兔哉道也言也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褚之管見
子之臆說是又寓言中之寓焉耳矣咸淳元年
夏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于道山堂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竒皆立言之
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尤難
讀大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今觀其
文間有說莊者往往猶未契本旨況虜惠卿流
毒螫滿懷而可與於帝之縣解乎近時釋莊者

益衆其說亦有超於昔人然未是余謂不若直
以莊子解莊子上絕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
上遂之宗可以見其端涯也武林褚君伯秀道
家者流非儒非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
多歧亡羊之失特欲索祖意於千載之上會粹
衆說附以已見采獲所安不以人廢白首成書
志亦勤矣余視其目端而明氣夷而靖斯學之
力也余舊喜讀莊時有欣然會心處然未嘗筆

之於冊今老病日昏嘉褚君之志有成而已不
暇一二勤其得失矣君既竭力以板行其言且
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歟則
釋椎鑿而上者能為君序之矣咸淳乙丑歲八
月甲申鄱陽湯漢書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為梁漆園
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為三十三篇註之一
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得其書

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氏別本出故向郭二註
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敘云莊子師
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曰南華論
內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雜篇則為郭象所
刪修今通訂正文止存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
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
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義取離明英
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

上天職任所司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
義理臆度故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解題一
難俟博識考訂之

陳碧虛解義卷末載覽過莊子註

景德三年國子監刊行本

江南古藏本 徐鉉葛湍校

天台山方瀛宮本 徐靈府校

郭象註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

成玄英疏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

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 成文並唐道士

江南李氏書庫本 張潛夫補註

散人劉得一本 大中祥符時人

今所纂諸家註義姓名

郭象註 吳門官本

呂惠卿註 川本

林疑獨註 舊麻沙本

陳詳道註藏本

陳景元註字太初號碧虛子建昌人熙寧

華二經解

王勇註內篇

劉槃註外雜篇繼

吳儔註已上五家並見

虛齋趙以夫註內篇福本

竹溪林希逸口義福本

李士表莊子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無隱范先生講語名元應字善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道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
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郭象註鯤鵬之實吾所未詳莊子大意在乎
逍遙遊放無爲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
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
鯤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
風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

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也夫鵬
翼大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
半年至天池而息也野馬遊氣鵬憑以飛鵬
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也
呂惠卿註通天下一氣也陽極生陰陰極生
陽如環之無端萬物隨之以消息盈虛者莫
非是也北冥之鯤化爲南冥之鵬由陰而入
陽也陰陽之極皆冥於天而已三千九萬皆

數之奇六月則子與己午與亥之相距也言
鵬之數奇而去以六月息則鯤之數耦而去
以六月消可知也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
相吹息者氣之所爲充塞天地而無間人於
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
所至極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
爲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爲高哉
林疑獨註北者水之方冥者明之藏北冥則

陰陽之所出入也莊子以鷦鷯明陰陽變化
故以北冥爲始鯤陰物也鵬陽物也太玄云
幽無形深不測靜曰復命者其象在鯤夫物
芸芸瑩天功明萬物者其象在鵬也鯤之初
化爲鵬雖曰陽類而未離幽眇故不知幾千
里次言三千里數之未遂也終言九萬里動
必有極也蓋有體之物雖至遠至大亦不逃
乎陰陽之數故動則九止則六也去以六月

息乃反歸於陰陽迭運相為無窮而不可致
詰者也野馬塵埃生物之息以明風起於微
而積之至於厚然後鵬待之以圖南也
陳詳道註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萬物
出陰陽而復於道則無適而不道遙入陰陽
而麗於物則無適而不係累冥者明之藏明
者冥之發北冥則入而為道南冥則出而為
事莊子所以於北則寓淵潛之魚於南則寓

搏飛之鳥水於方為北於氣為精於時為冬
於數為一物之化也常始於此夫鯤之為物
陰中陽也鵬之為物陽中陰也潛北徙南不
離陰陽之方九萬六月不離陰陽之數背若
太山翼若垂雲不免乎有體化則資水搏則
資風不免乎有待怒而飛不能無情飛而息
不能無窮以鯤鵬之大其囿於陰陽也如此
況蜩鳩斥鷃乎

碧虛子陳景元註夫道以生化爲先以陰陽爲原北冥生鷗化而爲鵬氣形已具皆不知所以然而然蓋陰陽生化神變莫測者也物之初變量未可窮故云不知其幾千里有生必有所詣故怒飛而徙於南冥有生有詣材力不能無限故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去以六月息六陰數故云息也天地之間元氣氤氳升降往復故有野馬塵埃

之喻有生之物莫不互以息氣鼓吹而交相兼御故彷彿東西莫之夭阏也若以形之小大而有所域則陰陽隔絕上下異見莫之能適矣

冥

王雱註鯤潛則處於北鵬飛則徙於南冥有體之物雖至大而能變亦不免乎陰陽之類是以攝制於造化而不能逍遙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所謂逍遙遊者其唯無方無體

者乎水擊三千里陽數始暢也動必有極故
搏扶九萬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馬塵埃則鵬
之所待以飛者其在上而視下亦猶人之在
地觀天自大視小者不明則鵬亦以大爲累
也

虛齋趙以夫註莊子鯤鵬以明天地陰陽之
氣魚化而鳥北徙而南由陰而陽由靜而動
也經以南冥爲天池天包地外則北冥亦天

池也三爲陽之始一函三也九爲陽之極三
三九也一陽生於子六陽極於巳故以六月
息野馬塵埃生息相吹細大雖殊其氣則一
人之視天亦猶鵬之視下高卑雖殊其理一
也

林希逸虛齋口義云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
容胷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
之爭若知天地外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

不啻太倉粒粟也鯤鵬亦寓言不必拘陰陽之說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歇半年也野馬塵埃生息相吹三句正發明下文視天無極以形容鵬飛之高却如此下語可見筆力

褚氏管見云冥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者也北主潤氣所以滋孕萬物南主烜氣所

以長養萬物先北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遼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祁寒隆暑非一朝成故鯤潛鵬化靜極而動搏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亦在乎一氣混冥中耳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焉南華老仙蓋病列國戰爭習趨隘陋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橫捭闔爲能掠取聲利爲急而昧夫

自己之天遂慷慨著書設為遠大之論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逍遙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發源性資之以通化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然非視聽所可及故立鯤鵬以強名使學者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不運吾身

之天地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逍遙而世俗冥迷忘真逐偽當生憂死慮得患失罔知所謂逍遙故申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翰舍游泳而從飛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其變未量故不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數形馬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之機野馬塵埃

即事物過前之譬儻善操其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絕塵徜徉物表六合之遊氣潛運萬彙之生息交噓適所以相吹舉而莫足爲之累動容周旋無入而不自得所以爲逍遙遊也故以冠一經之旨其間怒而飛一句諸解罕詳及偶得言外意附于條末云天地稟乎一氣者也萬物稟乎天地者也自一氣分而爲天地天地交而生

萬物互離互合生化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氣至於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時各有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爲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爲此哉蓋圜形大化

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
物論萬數怒呼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
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
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
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
之鄉日趨有爲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患累
糾纏轟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
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

蕭

夫欲免爲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已
前求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
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
而舟大也爪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
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鷲
鳩笑之日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

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
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
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
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
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
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
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段起喻以衍上文次設蜩鳩對辯以明小
大之分各足其足而無企羨之心此所以為
逍遙遊也又論所適有遠近則所資有少多
曾二蟲之何知指蜩鳩無知而同於同也小
知大知小年大年重重起喻不越此義經文
大意明白不復集解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

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
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
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
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
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
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

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
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
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
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
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
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陸德明音義載棘子湯時賢人崔氏云亦齊
諧之徒能識冥靈大椿之名者也郭象註湯

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呂惠卿云此引湯之問棘者以其言自古有之所謂重言也棘之言鯤鵬即今所引者見於列子蓋其畧也林疑獨註載殷湯夏革之事始於古初有物終於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正與上文相貫故引以為證而郭氏乃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非莊子本意觀者求正於列子

可也

褚氏管見云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棘聲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說以此句結承上文靈椿之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立條似亦牽於上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

說今詳考經意蓋欲實鯤鵬之義故一唱
題而兩舉證首引齊諧所志次以湯之問
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海天池之論以印
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於湯之問棘句
末加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語觀者多不
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為結句則意已
盡矣後章從窮髮之比重起論端非立言
之體也故僭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其疑

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為
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舉鯤鵬
之論不在重釋知效官行比鄉等語言人
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為適耳宋榮
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
用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
以為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
風而不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

斯爲至也故斷之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
聖人無名此三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道
遙遊首章大意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
越乎三無之論入而言至出而言聖神運
於其中無方而不測弘之在人理亦寄耳
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凡厥有生私利易
植貴乎忘已驕矜易萌次當忘功已功既
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世累累遠身

有
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不盡善而
三者之名亦混融俱化矣竊觀古今才能
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爲不多而明哲自
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心未明者以
障之耳夫幼學壯行期於立功功所以及
物也而功成必見忌修身立業期於揚名
名所以礪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
過病在於有我信能無已則避功逃名隱

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
四海一身將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
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
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
無往而不逍遙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
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
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
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
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
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埽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郭象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許由

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
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或者遂云治之
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得以治之者許由也失
之遠矣夫治由乎不治為出於無為取於堯
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然
後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
也夫自任者對物順物者與物無對堯無對
於天下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之與物

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
感之從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故無行
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矣
次舉庖人尸祝各安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所
受帝堯許由各靜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各
得其實又何所為乎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
逍遙一也

呂惠卿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為而未嘗不可

以有為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為而未嘗不出於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自言以其迹言人以其心故也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為之名而已名者實之實吾肯為之乎是故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滿腹歸

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之所以逍遙也林疑獨註日月時雨出於自然故不見其有為而功大燭火浸灌出於人力故見其有為而效淺堯謂許由無為之道既行則有為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為而無不為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為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

吉凶與民同患故不免於有為有為之極復
歸無為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
為在無為猶滴水之在冥海也迹雖有為但
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乎無為也
後舉庖人宰割以喻有為尸祝接神以喻無
為神人不得不無為聖人不得不有為也
陳詳道註堯治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者也治
天下則實喪而名立忘天下則實聚而名泯

治天下而天下已治則不可致之於人忘天
下而天下兼忘則不可代之於彼此堯之志
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
也日月出矣智周萬物之譬也時雨降矣道
濟天下之譬也鷦鷯一枝足乎外也偃鼠滿
腹足乎內也庖人有事於事者也尸祝無事
於事者也有事則多累故無事者未嘗過而
問焉此由所以不越分而代堯也

陳碧虛註名器不可假人大寶惡敢輕受許
由貴身賤物不以天下爲利人人不利天下
天下自治矣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可則
也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知人則無以通
利害而處人間不自知則無以知天命而冥
自然此堯之所以知由而由之所以自知也
王旦論云天出於無爲人出於有爲無爲者
以有爲爲累有爲者以無爲爲宗方其有爲

也堯爲天子富有天下不爲有餘及其無爲
也由爲匹夫隱於箕山不爲不足以由喻天
之所爲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爲燭
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
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
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爲而無爲者也治於由
則無爲而有爲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
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虛齋趙以夫註堯與許由非二人也觀者當
於言外求之天運篇中堯舜問答即此意
褚氏管見云伏讀堯讓章淳古揖遜之風
儼然在目有以見聖人尊道貴德後已先
人真以治身土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
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何後世之凜薄耶
堯以燭灌比切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爲
心哉由以鷦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倖

富貴者哉爲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
氣類感召理有由然堯之憂天下也深謂
四海雖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
忘謂四海旣已治吾將曷與哉非大任而
不疑無以見堯之真知卓絕非高視而不
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以出
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道
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

不俟歷試而舉以代已使由幡然受禪不
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脩然得謝則可
以韜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合符
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蘊哉且由之於堯以
分則民以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
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受之天下亦未
爲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爲至若名者實
之實一語足爲萬世法即此語而推非惟

不醒邯鄲之夢息觸蠻之爭抑使後人想像
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爲累也
終以尸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堯之至德明
於知人由之隱德明於處已各安所安各
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
雖尊卑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以誠接神
臨事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爲之季
世薄俗乃有叛倫背理而妄希代者幸是

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而
絕天下姦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矣知
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故具述
先聖揖遜之迹覲由迹而求其心是亦盧
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密輔世教而
人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
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

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
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
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
之外其神疑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吾以是狂
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
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
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

孰

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郭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郭象註神人即所謂聖人也雖處廊廟之上無異山林之中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

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耳

呂惠卿註藐姑射山唯有道者能登之神人即人心之所同有唯窮神者能見之藐猶眇視姑且也射厭也言登此山者視天下事舉無足為故藐且射之非神人孰能與於此林疑獨註此一節皆至理聖人所祕而不言者蓋道至於此不可以言言故引接輿之言

以明神聖之道而寓意於姑射藐言其遠非
必有是山也猶列子云五山之類神人者聖
而不可知又惡可以言盡哉

陳詳道註藐姑射山以喻道也神人無體即
道為體神人無用即道為用則神人之所居
者道而已矣

陳碧虛註神人者寓言體道聖君淡泊無為
與化升降言無治跡故有為者笑之以為狂

而不信也吳儔註藐姑射山此託辭於寰海
之外以妙神人之妙處而非世俗所知也

王粲註藐姑射山在北海中以喻歸根復命
之意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山以喻身藐射言
其幽眇神人即身中至靈者人能求諸幽眇
之中而得吾身之至靈則不食五穀吸風飲
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
於外不亦遠乎

褚氏管見云姑射神人章非食煙火語不
因親接聖訓何由下教人間寓道真切莫
要乎此而言微旨與初學難窺詳前諸解
呂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講師盡畧
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祕用學人
固有之天恨不手挈羣生俱登姑射同爲
逍遙之遊其用心可謂普矣伯秀幸聆慈
誨不敢已私敬附諸解之末以弘法施併

推廣餘意詳釋下文云肌膚若冰雪體抱
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
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
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
則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
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
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
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

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
方也歟或者為名相所移求是山於絕垠
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竊謂經中窮
神極化之妙備見此章而聞者以為狂而
不信豈止一肩吾而已哉按此與列子黃
帝篇第二章文小異而義實同南華託之
於接輿又所以神其迹也餘文平易可通
不復贅釋獨猶時女也一句有二說郭成

音
音
諸解並云猶及時之女自然為物所求但
智之聾瞽者謂無此理虛齋趙氏以時訓
是女音汝尚書時女功義同連叔謂肩吾
神人似是汝也列子所謂生生形形者庸
齋口義同趙音訓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
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者所歸實尊之
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為聖人者
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

音

名言耶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說亦不同按陸德明者義載司馬舊註謂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也郭象註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真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真內外異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真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成法師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

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云往見四子呂惠卿註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見神人也神人即吾心見吾心則無我無我則雖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為哉又解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四子皆能窮神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堯資治

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齧缺王倪被衣而
不爲四子所售猶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
陳詳道註四子者不以天下與物爲事者
也連叔以大浸不溺大旱不焦之神人王
倪以澤焚不熱河沍不寒埽之至人河伯
以寒暑不害禽獸不賊埽之德人仲尼以
經太山而不介入淵泉而不濡埽之真人
此四人者皆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堯

得四子之道故云往見之也陳碧虛註夫
忘天下者無寄託之迹名然埽之愈衆而
忘之愈冥故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
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也吳儔註自迹
觀堯則內外異境治天下平海內者見其
迹而已若乃堯之爲心豁然四達遠在遼
絕一方不足以係之也虛齋趙以夫註堯
往見四子豈真有人之可見哉亦反而求

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以語此本篇主
竟在肩吾連叔問答能通此則首尾之意
皆貫矣林氏庸齋口義云四子既無名或
以爲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云一本二迹
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如此推尋轉見
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
斷頭話正要學者於此揣摩蓋謂世人局
於所見不自知其迷必有大見識方能照

破也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喻四大貌
射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內迹若
有爲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之
中故累盡而逍遙也褚氏管見云已上諸
解四子之論不齊或大意混成而於數不
合或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
虛齋實爲理勝范講義數兼該皆可服膺
者也按此所謂四子乃寓言以明道而道

之爲物恍惚窅冥難以形數定在學者用
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究端的非語言能盡
今據經意擬爲之說堯之師曰許由由之
道蓋出於齧缺王倪被衣則四子之道一
而已矣堯能忘形以求道是爲往見之藐
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喻此道古
今無殊君民罔間君得此道即今之帝堯
民得此道即今之許由也汾水堯所都不

離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乎遠求窅
然喪其天下棄如弊屣之謂也又因研味
祖經密有所契敬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
參解四子義若昭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
我萬棄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
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
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

用楛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

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
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若哉

郭象註其藥能令手不拘拆故常漂絮於水
中蓬非直達者也蓋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
安往而不適夫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
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呂惠卿註惠子拘於形器謂莊子之言大而
無用故以大瓠沉之自其種而樹之成明我

於其言始終察之也而實五石至不能自舉
則求之於形器而累於有身者也剖之以爲
瓢瓠落無所容則用之而域於宇宙不能出
者也夫用大物必於大處今惠子累於有身
是以疑而有問故莊子答以拙於用大遂引
不龜手之藥爲喻道之爲言一也不善用之
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泝泝不過數金之
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

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
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
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
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惠子未悟又以大樗
爲同夫物以有用爲用用之小以無用爲用
用之大狸狝跳梁死於網罟不能無爲而以
知巧殺身之譬也螯牛至大不能執鼠逍遙
無爲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

深根固蒂則其爲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
反求吾心心之爲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
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
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僥逍遙其側寢卧
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
所困苦而子患之乎蓋惠子雖至聰明未能
剗心去知以至於未始有物則於道不能無
疑故莊子於無用無情之說而致其辭焉後

之疑者可思而得之矣

林疑獨註魏王貽我大瓠之種喻天遺我虛中之性樹之成喻受而全之實五石喻充以五常以盛水漿清淨可爲萬物鑑也其堅不能自舉五常在身不亦重乎剖以爲瓢則分而爲二瓠落無所容以爲無用而捨棄之喻性散而不能全亦莫不瑩然在身遂自以爲不可復而弗悟其爲情所奪也今子不能全

耳

大瓠之用猶人不能盡其性也故引宋人不能手之藥以明所用之異人有虛中之性當充以逍遙任其無爲猶因大瓠之形慮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反憂其無所容邪未盡性則不直達故云有蓬之心惠子復以大樽爲問擁腫卷曲衆所同去以譏莊子之言大而無用遂引狸狌繫牛以答之雖小大有異敏鈍亦殊而長於用者不免有所困苦是以聖

人全其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爲用樗者深其根而枝葉榮命者固其本而萬事理易曰貞者事之幹此又幹之所以爲本也何有言其虛無廣莫言其寬大今子有大樹亦猶人之有正命也何不寘之於虛無廣莫之地任其逍遙無爲不夭不害此神人所以爲大祥也陳詳道註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不善用之而已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矣

容

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晁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是哉瓠之爲物中虛而善用外圓而善浮寘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舉剖以爲瓢則毀圓之體而瓠落無所容若夫慮以爲樽浮於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適而不宜矣凡天下之物小者爲用易大者爲用難而人之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於其難而處

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者孰與於
此惠子又以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況之大樗
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莊子答
以狸狌小而有用不免於禍爨牛大而無用
物莫之害是有用之用不若無用之用也大
樗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
彷徨逍遙而為樹者得免斧斤之患與轉徙
於利害之塗而培擊於世俗者豈可同日而

語哉

能必也觀夫芻狗之陳朱陳睨眙之散未
散可見矣況魏王之瓠異於凡種見者張
皇驚駭之不暇又惡知所以為用哉宜惠
子怪而有問也莊子知其拙於用大遂以
不龜手之事喻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
相什伯或相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之
間耳人多工於用小世亦甘於就小則所

成可知矣世多拙於用大人或安於守大則所蘊可知矣夫五石之瓠樹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今則非唯不能成其大用而又培擊暴殄之何斯瓠之不幸邪凡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也意或有待既大而不可剖爲室家之用當思全而爲江湖之用濟深利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爲妙用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

知出此蓬塞其心也夫惠子又以大樗擁腫不中規矩譏莊子之大言無用對以狸狌黠慧死於機辟爨牛無技幸全其生得失果何如哉今子有大樹不能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逍遙之樂而乃反憂匠者之不顧此南華所深惜故因其問而救正之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超有爲而入無爲以不用而

陳碧虛註物有不適世用者或便捨棄之是未明無用之用也故物無小大精粗在人善用繼又寓言大樗再釋無用狸狌以輕脫中機繫牛以無技全質才能之速禍愚鈍之全身久矣夫前論鵬鷄以有情逍遙貴其飛翔自適結以瓠樗以無情逍遙要在不欠不培達茲趣者何往而非善遊哉王粲註大同疑獨而節其文

木

趙虛齋註惠子以大瓠大本爲無用而發問莊子以不龜手與繫牛答之以明無用之用也

林氏庸齋口義云樽浮水壺繫腰可渡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此莊子旣以不龜手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爲浮江之湖蓬心茅塞其心也惠子又以大樗擁腫譏莊子之言答以狸狌小而桀頡卒中機

網繁牛大而無技亦可全生謂物有大小所
適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無何廣莫
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雖無
用於世而禍害亦可幸免矣

褚氏管見云造化生物盈天地間有用無
用係一時之逢材不材又其次焉故或用
於昔而棄於今或棄於今而用於後此出
於人爲非物所成大用庶乎逍遙遊之本

旨也

逍遙遊篇敷敘宏博引喻高遠辭源浩渺
意趣卓絕使讀之者若御冷風而登汗漫
忘世累而極天遊真所謂超衆義徹重關
解粘釋縛之洪規通玄究微之捷徑也伯
秀不揆荒蕪繁陳管見復於篇末爲之統
論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
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逍遙者未之

有也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隨形長物
接乎前得失存懷冰炭交作舍彼役此無
休歇期儻非燭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
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先須
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為得力易云樂
天知命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
天地原憲行歌而邑出金石此皆超外物
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

可以論逍遙遊矣北冥之鯤化而為鵬搏
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
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澄併與命珠而淪
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己之所自
未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陽其用莫
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
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之當重將
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

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
為逍遙極致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
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
成前義啓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絕券外之
慕裨益治道為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
揮神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
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粃糠陶鑄
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

真

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身則非世人所知
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
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
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蜩鳩靈椿朝菌
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訣末舉大瓠以虛中
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
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平河... 莊子... 義海纂微... 卷之一... 南華真經... 義海纂微... 卷之一... 南華真經... 義海纂微... 卷之一...

